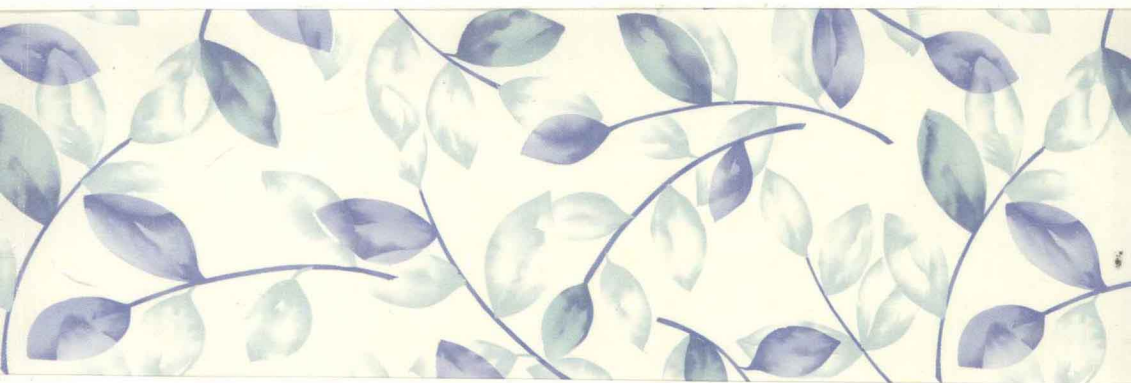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严歌苓·著

少女小渔

少女小渔

严歌苓·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严歌苓作品集 2: 少女小渔/严歌苓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2

ISBN 978-7-5613-4197-1

I.少... II.严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818 号

图书代号:SK8N0166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94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197-1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少女小漁

据说从下午三点到四点，火车站走出的女人们都粗拙、凶悍，平底鞋，一身短打，并且复杂的过盛的体臭胀人脑子。

还据说下午四点到五点，走出的就是彻底不同的女人们了。她们多是长袜子、高跟鞋，色开始败的浓妆下，表情仍矜持。走相也都婀娜，大大小小的屁股在窄裙子里滚得溜圆。

前一拨女人是各个工厂放出来的，后一拨是从写字楼走下来的。悉尼的人就这么叫：“女工”、“写字楼小姐”。其实前者不比后者活得不好。好或不好，在悉尼这个把人活简单活愚的都市，就是赚头多少。女工赚的比写字楼小姐多，也不必在衣裙鞋袜上换景，钱

都可以吃了，住了，积起来买大东西。比方，女工从不戴假首饰，都是真金真钻真翠，人没近，身上就有光色朝你尖叫。

还有，回家洗个澡，蜕皮一样换掉衣服，等写字楼小姐们仍是一身装一脸妆走出车站票门，女工们已重新做人了。她们这时都换了宽松的家常衣裳——在那种衣裳里的身子比光着还少拘束——到市场拾剩来了。一天卖到这时，市场总有几样菜果或肉不能再往下剩。廉价到了几乎实现“共产主义”。这样女工又比写字楼小姐多一利少一弊：她们扫走了全部便宜，什么也不给“她们”剩。

不过女人们还是想有一天去做写字楼小姐。穿高跟鞋、小窄裙，画面目全非的妆。戴假首饰也罢，买不上便宜菜也罢。

小渔就这样站在火车站，身边搁了两只塑料包，塞满几荤几素却仅花掉她几块钱。还有一些和她装束差不多的女人，都在买好菜后顺便来迎迎丈夫。小渔丈夫其实不是她丈夫（这话怎么这样难讲清？），和她去过证婚处的六十七岁的男人跟她什么关系也没有。她跟老人能有什么关系呢？就他？老糟了、肚皮叠着像梯田的老意大利人？小渔才二十二岁，能让丈夫大出半个世纪去吗？这当然是移民局熟透的那种骗局。小渔花钱，老头卖人格，他俩合伙糊弄反正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。大家都这么干，移民局雇不起那么多劳力去跟踪每对男女。在这个国家别说小女人嫁老男人，就是小女人去嫁老女人，政府也恭喜。

又一批乘客出来了，小渔脖子往上引了引。她人不高不大，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，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。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，会吃苦耐劳，但少脑筋。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。不然她怎么十七岁就做了护士？在大陆——现在她也习惯管祖国叫“大陆”，她护理没人想管的那些人，他们都在死前说她长了颗好心眼。她出国，人说：好报应啊，人家为出国都要自杀或杀人啦，小渔出门乘凉一样就出了国。小渔见他走出来，马上笑了。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，

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。

他叫江伟，十年前赢过全国蛙泳冠军，现在还亮得出一身漂亮的田鸡肉。认识小渔时他正要出国，这朋友那朋友从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为他饯行。都说：以后混出半个洋人来别忘了拉扯拉扯咱哥们儿。小渔是被人带去的，和谁也不熟，但谁邀她跳舞她都跳。把她贴近她就近，把她推远她就远，笑得都一样。江伟的手在她腰上不老实了一下，她笑笑，也认了。江伟又近一步，她抬起脸问：“你干嘛呀？”好像就她一个不懂男人都有无聊混蛋的时候。问了她名字工作什么的，他邀她周末出去玩。

“好啊。”她也不积极也不消极地说。

星期日他领她到自己家里坐了一个钟头，家里没一个人打算出门给他腾地方。最后只有他带她走。一处又一处，去了两三个公园，到处躲不开人眼。小渔一句抱怨没有。他说这地方怎么净是大活人，她便跟他走许多路，换个地方。最后他们还是回到他家，天已黑了。在院子大门后面，他将她横着竖着地抱了一阵。问她：“你喜欢我这样吗？”她没声，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。第二个周末他与她上了床。忙过了，江伟打了个盹。半醒着他问：“你头回上床，是谁？”

小渔慢慢说：“一个病人，快死的。他喜欢了我一年多。”

“他喜欢你你就让了？”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。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：你就那么欠男人？那么不值什么？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，“他跟渴急了似的，样子真痛苦、真可怜。”她说。她拿眼读剩下的半句话：你刚才不也是吗？像受毒刑；像我有饭却饿着你。

江伟走了半年没给她一个字，有天却寄来一信封各式各样的纸，说已替她办好了上学手续，买好了机票，她拎着这一袋子纸到领事馆去就行了。她就这样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地来了。也没特别高

兴、优越。快上飞机了，行李裂了个大口，母亲见大厅只剩了她一个，火都上来了：“要赶不上了！怎么这么个肉脾气！”小渔抬头先笑，然后厚起嗓门说：“人家不是在急嘛！”

开始的同居生活是江伟上午打工下午上学，小渔全天打工周末上学。俩人只有一顿晚饭时间过在一块。一顿饭时间他们过得很紧张，要吃、要谈、要亲昵。吃和亲昵都有花样，谈却总谈一个话题：等有了身份，咱们干什么干什么。那么自然，话头就会指到身份上。江伟常笑得乖张，说：“你去嫁个老外吧！”

“在这儿你不就是个老外？”小渔说。后来知道不能这么说。

“怎么啦，嫌我老外？你意思没身份就是老外，对吧？”他烦恼地将她远远一扔。没空间，扔出了个心理距离。

再说到这时，小渔停了。留那个坎儿他自己过。他又会来接她，不知问谁：“你想，我舍得把你嫁老外吗？”小渔突然发现个秘密：她在他眼里是漂亮人，漂亮得了不得。她一向瞅自己挺马虎，镜子前从没耐心过，因为她认为自己长得也马虎。她既不往自己身上费时也不费钱。不像别的女性，狠起来把自己披挂得像棵圣诞树。周末，唐人街茶点铺就晃满这种“树”，望去像个圣诞林了。

江伟一个朋友真的找着了这么个下作机构：专为各种最无可能往一块过的男女扯皮条。“要一万五千呢！”朋友警告。他是没指望一试的。哪来的钱，哪来的小渔这样个女孩，自己凑钱去受一场糟践。光是想象同个猪八戒样的男人往证婚人面前并肩站立的一刻，多数女孩都觉得要疯。别说与这男人同出同进各种机构，被人瞧、审问，女孩们要流畅报出男人们某个被捂着盖着的特征。还有宣誓、拥抱、接吻，不止一回、两回、三回。那就跟个不像猪八戒的男人搭档吧？可他要不那么猪八戒，会被安安生生剩着，来和你干这个吗？还有，他越猪，价越低。一万五，老头不瘸不瞎，就算公道啦。江伟就这么劝小渔的。

站在证婚人的半圆办公桌前，与老头并肩拉手，小渔感觉不那么恐怖。事先预演的那些词，反正她也不懂。不懂的东西是不过心的，仅在唇舌上过过，良知卧得远远，一点没被惊动。

江伟伪装女方亲友站在一边，起初有人哄他“钟馗嫁妹”、“范蠡舍西施”，他还笑，渐渐地，谁逗他他把谁瞪回去。小渔没回头看江伟，不然她会发现他这会儿是需要看看的。他站在一帮黄皮肤“亲戚老表”里，喉节大幅度升降，全身青蛙肉都鼓起，把旧货店买来的那件西装胀得要绽线。她只是在十分必要时去看老头。老头在这之前染了发，这钱也被他拿到小渔这儿来报账了。加上租一套西装，买一瓶男用香水，老头共赖走她一百元。后来知道，老头的发是瑞塔染的，西装也是瑞塔替他改了件他几十年前在乐团穿的演奏服。瑞塔和老头有着颇低级又颇动人的关系。瑞塔陪老头喝酒、流泪、思乡和睡觉。老头拉小提琴，她唱，尽管唱得到处跑调。老头全部家当中顶值价的就是那把提琴了。没了琴托，老头也不去配，因为配不到同样好的木质，琴的音色会受影响。老头是这么解释的，谁知道，没琴托的琴靠老头肩膀去夹，仍不很有效，琴头还是要脱拉下来，低到他腰以下。因此老头就有了副又凄楚又潦倒的拉琴姿态。老头穷急了，也没到街上卖过艺，瑞塔逼他，他也不去。他卖他自己。替他算算，如果他不把自己醉死，他少说还有十年好活，两年卖一回，一回他挣一万，到死他也不会喝风吸沫。这样看，从中剥走五千元の下作“月佬”，就不但不下作并功德无量了。

要了一百元的无赖老头看上去就不那么赖了。小渔看他头发如漆，梳得很老派；身上酒气让香水盖掉了。西装穿得周正，到底也倜傥过。老头目光直咄咄的，眉毛也被染过和梳理过，在脸上盖出两块浓荫。他形容几乎是正派和严峻的。从他不断抿拢的嘴唇，小渔看出他呼吸很短，太紧张的缘故。最后老头照规矩拥抱了她。看到一张老脸向她压下来，她心里难过起来。她想他那么大岁数还要

在这丑剧中这样艰辛卖力地演，角色对他来说，太重了。他已经累得喘不上气了。多可悲呀——她还想，他活这么大岁数只能在这种丑剧中扮个新郎，而没指望真去做回新郎。这辈子他都不会有这个指望了，所以她才把这角色演得那么真，在戏中过现实的瘾。老头又干又冷的嘴唇触上她的唇时，她再也不敢看他。什么原因，妨碍了他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和祖父呢？他身后竟没有一个人，来起哄助兴的全是黄皮肤的，她这边的。他真的孤苦得那样彻底啊。瑞塔也没来，她来，算是谁呢。当小渔睁开眼，看到老头眼里有点怜惜，似乎看谁毁了小渔这么个清纯洁洁的少女，他觉得罪过。

过场全走完后，人们拥“老夫少妻”到门外草坪上。说好要照些相。小渔和老头在一辆碰巧停在草坪边缘的“奔驰”前照了两张，之后陪来的每个人都窜到车前去喊：“我也来一张！”无论如何，这生这世有哪一刻拥有过它，就是夸口、吹牛皮，也不是毫无凭据。只有江伟没照，慢慢拖在人群尾巴上。

小渔此时才发现他那样的不快活。和老头分手时，大家拿中国话和他嘻哈：

“拜拜，老不死你可硬硬朗朗的，不然您那间茅房，我们可得去占领啦……”江伟恶狠狠地嘎嘎笑起来。

当晚回到家，小渔照样做饭炒菜。江伟运动筷子的手却是瞎的。终于，他停下散漫的谈天，叫她去把口红擦擦干净。她说哪来的口红？她回来就洗了澡。他筷子一拍，喊：“去给我擦掉！”

小渔瞪着他，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了。江伟冲进厕所，撕下了截手纸，扳住她脸，用力擦她嘴唇连鼻子脸颊也一块扯进去。小渔想：他明明看见桌上有餐纸。她没挣扎，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。她想哭，但见他伏在她肩上，不自恃地饮泣，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，把哭的机会给他吧。不然俩人都哭，谁来哄呢。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，他烫人的颤抖，他冲天的委屈。

第二天清早，江伟起身打工时吻了她。之后他仰视天花板，眼神懵着说：“还有三百六十四天。”小渔懂他指什么。一年后，她可以上诉离婚，再经过一段时间出庭什么的，她就能把自己从名义上也撤出那婚姻勾当。但无论小渔怎样温存体贴，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；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。他会在兴致很好时冒一句：“你和我是真的吗？你是不是和谁都动真的。”他问时没有威胁和狠劲，而是虚弱的，让小渔疼他疼坏了。他是那种虎生生的男性，发蛮倒一切正常。他的笑也变了，就像现在这样：眉心抽着，两根八字纹顺鼻两翼拖下去，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。

江伟发觉站在站口许多妻子中的小渔后马上堆出这么个笑。他们一块往家走。小渔照例不提醒她手里拎着两个大包。江伟也照例是甩手走到楼下才发现：“咳，你怎么不叫我拿！”然后夺去所有的包。小渔累了一样笑，累了一样上楼上很慢。因为付给老头和那个机构的钱一部分是借的，他俩的小公寓搬进三条汉子来分担房租。一屋子脚味。小渔刚打算收拾，江伟就说：“他们花钱雇你打扫啊？”

三条汉子之一在制衣厂剪线头，一件羊毛衫沾得到处是线头，小渔动手去摘，江伟也火：“你是我的还是公用的？”

小渔只好硬下心，任它臭、脏、乱。反正你又不住这儿，江伟常说，话里梗梗地有牢骚。好像小渔情愿去住老头的房。“结婚”第二周，老头跑来，说移民局一清早来了人，直问他“妻子”哪去了。老头说上早班，下次他们夜里来，总不能再说“上夜班”吧？移民局探子又看见了几件女人衣裙，瑞塔的，他拿眼比试衣裙长度，又去比试结婚照上小渔的高度，然后问：“你妻子是中国人，怎么尽穿意大利裙子？”

江伟只好送小渔过三条街，到老头房子里去了。老头房虽破烂却是独居，两间卧室。小渔那间卧室的卫生间不带淋浴，洗澡要穿

过老头的房。江伟严格检查了那上面的锁，还好使，也牢靠。他对她说：“老东西要犯坏，你就跳窗子，往我这儿跑，一共三条街，他撵上你也跑到了。”小渔笑着说：“不会的。”江伟说凭什么不会？听见这么年轻女人洗澡，瘫子都起来了！

“不会的，还有瑞塔。”小渔指指正阴着脸在厨房炸鱼的瑞塔说。瑞塔对小渔就像江伟对老头一样，不掩饰地提防。小渔搬进去，老头便不让她在他房里过夜，说移民局再来了，故事就太难讲了。

半年住下来，基本小乱大治。小渔每天越来越早地回老头那儿去。江伟处挤，三条汉子走了一条，另一条找个自己干裁缝的女朋友，天天在家操作缝纫机。房里多了噪音少了脏臭，都差不多，大家也没什么啰嗦。只是小渔无法在那里读书。吃了晚饭，江伟去上学，她便回老头那儿。她在那儿好歹有自己的卧室，若老头与瑞塔不闹不打，那儿还清静。她不懂他们打闹的主题。为钱？为房子漏？为厨房里蟑螂造反？为下水道反刍？为俩人都无正路谋生，都逼对方出去奔伙食费？活到靠五十的瑞塔从未有过正经职业，眼下她帮阔人家做意大利菜和糕饼。她赚多赚少，要看多少家心血来潮办意式家宴。

偶然地，小渔警觉到他俩吵一部分为她。有回小渔进院子，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。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。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。怕她摔着、磕碰着？怕她胆小怕黑？怕她鄙薄他：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？她走路不响的，只有悄然仔细的等候，才把时间掐得那么准，为她开灯。难道他等候了她？为什么等她，他不是与瑞塔玩牌玩得好好的？进自己屋不久，她听见“哐”一声，瑞塔母牲口一样嚎起来。然后是吵。吵吵吵，意大利语吵起来比什么语言都热烈奔放解恨。第二天早晨，老头缩在桌前，正将装“结婚照”的镜框往一块安，玻璃没指望安上了。她没敢问怎么了。怎么了还用问？她慢慢去捡地上的玻璃渣，跟她有过似的。

“瑞塔，她生气了？”她问。老头眼从老花镜上端、眉弓下端探出来，那么吃力。可不能问：是为你给我开了门灯（爱护？关切？献殷勤？）本来这事就够不三不四了，她再问，再弄准确些，只能使大家都窘死。

老头耸耸肩，表示：还有比生气更正常的吗？她僵站一会，说：“还是叫瑞塔住回来吧？”其实并不难混过移民局的检查，他们总不会破门而入，总要先用门铃通报。门铃响，大家再做戏。房子乱，哪堆垃圾里都藏得进瑞塔。不不不。老头越“不”越坚决。小渔敛声了。她搁下只信封，轻说：“这两周的房钱。”

老头没去看它。

等她走到门厅，回头，见他已将钞票从信封里挖出，正点数。头向前伸，像吃什么一样生怕掉渣儿而去就盘子。她知道他急于搞清钱数是否如他期待。上回他涨房价，江伟跑来和他讨价还价，最后总算没动粗。这时她见老头头颈恢复原位，像吃饱吃够了，自个儿跟自个儿笑起来。小渔只想和事，便按老头要的价付了房钱，也不打算告诉江伟。不就十块钱吗？就让老头这般没出息地快乐一下吧。

瑞塔吵完第二天准回来，接下来的两三天会特别美好顺溜。这是老头拉琴她唱歌的日子。他们会这样拉呀唱的没够：摊着一桌子碟子、杯子，一地纸牌、酒瓶，垃圾桶臭得瘟一样。小渔在屋里听得感动，心想：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，却在琴和歌里多情。他俩多该结婚啊，因为除了他们彼此欣赏，世界就当没他们一样。他俩该生活在一起，谁也不嫌谁，即使自相残杀，也可以互舔伤口。

据说老头在“娶”小渔之前答应了娶瑞塔，他们相好已有多多年。却因为她夹在中间，使他们连那一塌糊涂的幸福也没有了。

小渔心里的惭愧竟真切起来。她轻手轻脚走到厨房，先把垃圾袋拎了出去。她总是偷偷干这些事，不然瑞塔会觉得她侵犯她的主

权，争夺主妇位置。等她把厨房清理干净，洗了手，走出来，见俩人面对面站在窗口。提琴弓停了，屋里还有个打抖的尾音不肯散去。他们歌唱了他们的相依为命，这会儿像站着安睡了。小渔很感动、很感动。

是老头先看见了小渔。他推开正吻他的瑞塔，张惶失措地看着这个似乎误闯进来的少女。再举起琴和弓，他仅为了遮掩难堪和羞恼。没拉出音，他又将两臂垂下。小渔想他怎么啦？那脸上更迭的是自卑和羞愧吗？在少女这样一个真正生命面前，他自卑着自己，抑或还有瑞塔，那变了质的空掉了的生命——似乎，这种变质并不是衰老带来的，却和堕落有关。然而，小渔委屈着尊严，和他“结合”，也可以称为一种堕落。但她是偶然的、有意识的；他却是必然的、下意识的。下意识的东西怎么去纠正？小渔有足够的余生纠正一个短暂的人为的堕落，他却没剩多少余生了。他推开瑞塔，还似乎怕他们丑陋的享乐吓着小渔；又仿佛，小渔清新地立在那儿，那么青春、无残，使他意识到她不配做那些，那些是小渔这样有真实生命和青春的少女才配做的。

其实那仅是一瞬。一瞬间哪里容得下那么多感觉呢？一瞬间对你抓住的是实感还是错觉完全不负责任。这一瞬对瑞塔就是无异常的一瞬。她邀请小渔也参加进来，催促老头拉个小渔熟悉的曲子，还给小渔倒了一大杯酒。

“太晚了，我要睡了。”她谢绝：“明天我要打工。”

回到屋，不久听老头送瑞塔出门。去卫生间刷牙，见老头一个人坐在厨房喝酒，两眼空空的。“晚安。”他说，并没有看小渔。

“晚安。”她说：“该睡啦，喝太多不好。”她曾经常这样对不听话的病人说话。

“我背痛。我想大概睡得太多了。”

小渔犹豫片刻还是走过去。他赤着膊，骨头清清楚楚，肚皮却

囊着。他染过的头发长了，花得像芦花鸡。他两只小臂像毛蟹。小渔边帮他揉背边好奇地打量他。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她便停止了。他又道一回“晚安”，并站起身。她正要答，他却拉住她手。她险些大叫，但克制了，因为他从姿势到眼神都没有侵略性。“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干净；你总是把每个地方弄干净。为什么呢，还有三个月，你不就要搬走了吗？”

“你还在这里住下去啊。”小渔说。

“你还在门口种了花。我死了，花还会活下去。你会这样讲，对吧？”小渔笑笑：“嗯。”她可没有这么想过，想这样做那样做她就做了。老头慢慢笑。是哪种笑呢？人绝处逢生？树枯木逢春？他一手握小渔的手，一手又去把盏。很轻地喝一口后，他问：“你父亲什么样，喝酒吗？”

“不！”她急着摇头，并像孩子反对什么一样，坚决地撮起五官。

老头笑出了响亮的哈哈，在她额上吻一下。

小渔躺在床上心仍跳。老头怎么了？要不要报告江伟？江伟会在带走她之前把老头鼻子揍塌吗？“老畜牲，豆腐捡嫩的吃呐？”他会这样骂。可那叫“吃豆腐”吗？她温习刚才的场面与细节，老头像变了个人。没了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。尽管他还赤膊，龌龊邋遢，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遢却不见了。他问：你父亲喝酒吗？没问你男友如何。他只拿自己和她父亲排比而不是男友。也许什么使他想做一回长辈。他的吻也是长辈的。

周末她没对江伟提这事。江伟买了一辆旧车，为去干挣钱多的养路工。他俩现在只能在车上做他俩的事了。“下个月就能还清钱。”他说，却仍展不开眉。看他肤色晒得像土人，汗毛一根也没了，小渔紧紧搂住他。似乎被勾起一堆窝囊感慨，她使劲吻他。

十月是春天，在悉尼。小渔走着，一辆发出拖拉机轰鸣的车停在她旁边。老头的车。

“你怎么不乘火车？”他让她上车后问。

她说她已步行上下工好几个月了，为了省车钱。老头一下沉默了。他涨了三次房钱，叫人来修屋顶、通下水道、灭蟑螂，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花销。她每回接过账单，不吭声立刻就付钱，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。他知道了就是吵和骂，瞪着小渔骂老头，她宁可拿钱买清静。她瞒着所有人吃苦，人总该不来烦她了吧。不然怎样呢？江伟不会说，我戒烟、我不去夜总会、我少和男光棍们下馆子，钱省下你好乘车。他不会的，他只会去闹，闹得赢闹不赢是次要的。“难怪，你瘦了。”在门口停车，老头才说。他一路在想这事。她以为他会说：下月你留下车钱再交房钱给我吧。但没有这话，老头那渗透贫穷的骨肉中不存在这种慷慨。他顶多在买进一张旧沙发时，不再把账单给小渔了。瑞塔付了一半沙发钱，从此她便盘据在那沙发上抽烟、看报、染脚趾甲手指甲，还有望影。

一天她望着小渔从她面前走过，进卫生间，突然扬起眉，笑一下。小渔淋浴后，总顺手擦洗浴盆和脸盆。梳妆镜上总是雾腾腾溅满牙膏沫；台子上总有些毛渣，那是老头剪鼻孔毛落下的；地上的彩色碎指甲是瑞塔的。她最想不通的是白色香皂上的污秽指纹，天天洗，天天会再出现。她准备穿衣时，门响一下。门玻璃上方的白漆剥落一小块，她凑上一只眼，却和玻璃那面一只正向内窥的眼撞上。小渔“哇”一嗓子，喊出一股血腥。那眼大得吞人一样。她身子慌张地往衣服里钻，门外人却嘎嘎笑起来。拢拢神，她辨出是瑞塔的笑。“开开门，我紧急需要用马桶！”

瑞塔撩起裙子坐在马桶上，畅快淋漓地排泄，声如急雨。舒服地长吁和打几个战栗后，她一对大黑眼仍咬住小渔，嚼着和品味她半裸的身子。“我只想看看，你的奶和臀是不是真的，嘻……”

小渔不知拿这个连内裤都不穿的女人怎么办。见她慌着穿衣，瑞塔说：“别怕，他不在家。”老头现在天天出门，连瑞塔也不知他去